

現代社會，女性提出離婚是件極平常的事兒，這在古代是難以想像的。不過也有例外，在我國漢代，人們對戀愛、婚姻也持自由和開放態度，婦女離婚、寡婦再婚在當時還頗為流行呢。

寡婦再嫁，在漢代也被認為是合理的事情。譬如，漢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初嫁平陽侯曹桀，曹桀後再嫁大將軍衛青；漢宣帝的女兒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張敖，再嫁臨平侯張敖之子趙充國，後又嫁給高陽侯薛宣，漢元帝妻馮昭儀之母初嫁馮昭儀父，再嫁鄭翁；漢恒帝劉志的鄧皇后之母初嫁鄭鄮香，再嫁梁紀等等。由此可見，寡婦再嫁猶如家常便飯。

因為寡婦不愁再嫁，所以當時女子要求離婚的現象也很普遍。據《漢書·朱買臣傳》記載，朱買臣家貧，賣柴為生，常擔柴道中，誦書歌詠，「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來前妻與其夫家一同上墳，見朱買臣依然飢寒，還曾經「呼炊爨之」。朱買臣之妻敢於主動提出離婚，這在漢代以後的封建社會裡是難得一見的。所以大詩人李白曾有《妾薄命》一詩云：「雨落不上天，覆水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

當時不單盛行寡婦再嫁和離婚，還有女追男、甚至追求有婦之夫的現象。漢光武帝劉秀，其大姐湖陽公主新寡，劉秀有心試探其意向。公主說：「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對大侄宋弘的愛慕。劉秀當即願意撮合，為此專門接見了宋弘，讓大姐坐在屏風後面，劉秀問宋弘：「都說人一尊貴就會換朋友，一富裕就會換妻子，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道：「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劉秀失望地告訴其姐：「此事沒戲矣。」雖然宋弘明確拒絕了公主的「單相思」，但湖陽公主敢於主動追求有婦之夫的行爲，足以反映當時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社會風氣。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感慨：漢代女人居然如同兩千年後的現代女性，可以無拘無束地談戀愛、找對象，這一點兒看實讓後人佩服，不難看出漢代民衆的自主精神和開放意識！而如今，仍有一些滿腦瓜封建意識的人，對婦女的離婚、再嫁說三道四甚至橫加干涉，他們連古人都不如矣。

漢代女子敢離婚

馬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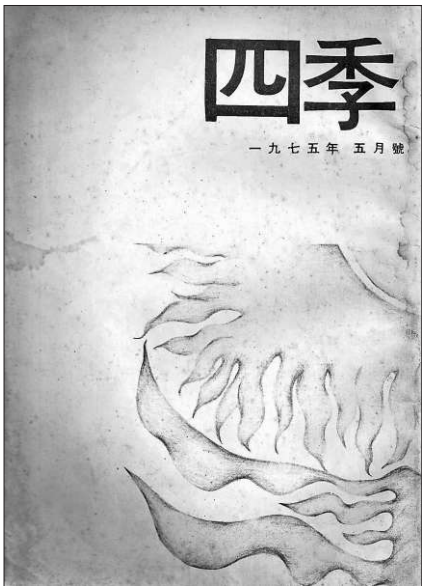


《四季》

許定銘

《四季》是香港一九七〇年代水平相當高的一份文學期刊，可惜總共只出了兩期。創刊號出版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大三十二開本，二〇七頁，像本很有分量的書，頗有氣勢。看出版者的意圖，《四季》當然希望是季刊，但第二期已推至兩年半後的一九七五年五月才能面世，改成十六開本，只有七十二頁，無論內容、內容、編輯手法，差距都相當大，除了名字相同，給人兩本不同期刊的感覺。

創刊號《四季》分成創作、穆時英專輯、書話、加西亞·馬蓋斯專輯、外國文壇消息和電影六類。書話談的是台灣作家黃春明、七等生、施叔青和詩人白萩的書。我最喜歡的當然是穆時英專輯，有劉以鬯和黃俊東訪問葉靈鳳，關於穆時英的談話錄，有劉以鬯撰寫的《穆時英和他的〈雙重人格：矛盾的來源〉》，黃俊東執筆的《穆時英和他的作品》外，還選刊了穆時英的《南北極》和《上海的狐步舞》，單單這個專輯已很超值。《四季》第二期主要分爲小說和散文類，還有一個何望達、易士·波希士的小輯。作者有吳熙斌、梁秉鈞、李國威、蓬草、張灼祥、何福仁、鍾玲玲、康夫、淮遠……等人的作品。劉以鬯把長篇《對倒》改成短篇即首見刊於此。雖然創刊號《四季》比第二期出色得多，我故意用第二期的封面插圖，因這期較少見。



學生妹暑假忙整形

行健

正值暑假，神州各地女性中學生和大學生帶旺了整形美容市場。貪靚的學生妹欲整形美容的項目五花八門，但最受歡迎的是割雙眼皮、隆鼻、美齒、脫毛、除痣等小項目。而那些想變漂亮卻又怕痛的，則熱衷買收腹帶、大小腿襪套等自行收瘦腹腿，還有不少學生報名參加瑜伽班、健美操班、游泳班「練苗條」。寵愛孩子的家長們也不惜千金支持女兒扮靚。學生整容的原因，既有單純爲了美麗的，也有爲了換一份有「錢途」工作的。

去年考上大學讀電視主持專業的張小姐入學一年發現，容貌漂亮的女生在實習、社團活動、文藝比賽等方面都有優勢，於是她打算這個暑假做隆鼻手術美容，她的決定得到父母支持。茶莊老闆陳女士陪剛剛大學畢業的女兒訪遍多家美容院，然後選中一家口碑好的醫院整形美容科做了割雙眼皮手術。十八歲的女生曉曉最近幾年已做過矯正牙齒、鐳射除痣等美齒美容專案，即使在最繁忙的高考前夕，她也網購了大腿襪套和小腿襪套瘦腿，最近她拿到了名牌大學錄取通知書，正忙着學瑜珈練游泳，希望入讀大學前體態變得更美好。

近年來，內地各地利用暑假整形美容的學生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學生群體正在成爲整形消費的主力軍。進入今年暑假，中國各地整形美容市場更是繁榮。哈爾濱市各大醫院整形美容門診湧現衆多諮詢的年輕人，他們多是準大學生和中小學生，主要諮詢隆鼻、割雙眼皮、瘦臉手術。天津南開區一家美容機構近來光顧者明顯多了起來，諮詢和做手術的消費者最多一周達七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年齡在十五歲至二十五歲的佔到總數七成。杭州一家醫療美容醫院也表示，今年的準大學生成了暑期學生整形隊伍的主力軍。廣州有醫院整形美容專科表示，暑假門診量較平日翻一倍。青海多家醫院及整形美容機構這個暑假學生整容的數量要比平時增加兩倍，在衆多愛美女生中也不乏男生的身影。北京某醫院鐳射美容整形中心透露，暑假整形者比平日增加至少五成，其中不少是因為想找份好工作而去整容的大學生。暑假期間，中國各地衆多美容整形機構將目標瞄準學生群體大肆促銷。

學生們喜歡選擇暑假「舊貌換新顏」是因為：其一，有空閒完成整形美容手術，獲得較長的休養時間；其二，有些中學生選擇上大學前美容，有些大學生選擇走上工作崗位前整形，趕在轉換環境前「變臉變身」，是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經過「人工修飾」。一位做過雙眼皮手術的中學生表示，雖然她不少同學都做了整形，但沒有一個願意讓人知道。值得一提的是，越來越多家長支持孩子美容，推波助浪了暑期整形美容熱潮。近年來，父母對於孩子整形美容的接納度逐漸提高，往往是潮爸潮媽帶着孩子到美容門診諮詢後，同意並出資讓孩子整形美容。甚至有父母帶女兒出境改造容貌。近年來赴國外整容的中國居民一直呈增長勢頭，其中不乏中學生、大學生，預計暑假出境整容的學生更多。針對出境整容熱現象，邊檢民警提醒，爲避免被阻止出入境或耽誤行程，最好不要在辦好入境證件後再對頸部以上部位進行大動干戈式的整容。

不過，即使是新潮的父母，也很少放心讓孩子冒風險做大手術改造容貌，絕大多數僅僅同意讓孩子做小手術扮靚。而儘管一些學生妹本已天生麗質，卻對自己的相貌和身材不滿意。有整形專家提醒學生：對於整形美容不要跟風，不要對自己過分苛刻，要崇尚自然美；整形美容應選擇正規機構，以保證手術品質。

中國消費者協會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整容整形業興起的近十年中，平均每年因美容整形毀容毀形的投訴近兩萬起，十年間已有二十萬張臉被毀掉。這個數字令人觸目驚心。

誤吃千年的「炊餅」

錢國宏



在古典名著《水滸傳》中，挑擔沿街叫賣炊餅的武大郎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來，禮部侍郎的「家鄉」據此開發出了「武大郎炊餅」禮品裝，上海、湖北等地一些大都市裡，還出現了身穿青布袍、頭繫黃絲條、打着杏黃旗、挑擔賣「武大郎炊餅」的流動商販。然而，無論是禮品裝還是流動擔販，都犯了一個錯誤：賣的「炊餅」無一例外是「餅」！金黃酥香的燒餅！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將「武大郎炊餅」與「燒餅」等同起來，以至於竟連「百度」中關於「武大郎炊餅」的詞條，也將其解釋成「魯西名吃」、「金黃酥香、造型美觀的燒餅」。以訛傳訛，竟如此！其實，《水滸傳》中所記載的「武大郎炊餅」並不是什麼「餅」，而是一種饅頭！據《辭源》中載：「宋仁宗趙禎時，因蒸與禎音近，時人避諱，呼蒸餅爲炊餅。」那蒸餅又是什麼呢？《辭源》中解釋：「即饅頭，亦曰籠餅」。因此說，「炊餅」就是饅頭。「蒸餅」改稱爲「炊餅」，是封建社會強權下的產物，避皇帝的諱！在封建社會，不避皇帝的諱，換言之，普通百姓姓和皇帝同名、同稱，那就是犯下了滅族之罪。說起「蒸餅」來，起源就早了，據《晉書·何曾傳》中記載，何曾「性奢豪」，「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裂開十字花紋的蒸餅即是現在人們所說的「開花饅頭」。南宋楊萬里曾寫過一首《食蒸餅作》詩：「何家籠餅須十字，蕭家炊餅須四破。」進一步證實：炊餅就是裂開十字花紋的喧騰饅頭。看來，對於「炊餅」的理會，竟連武大郎的「家鄉人」也未能搞懂，以至於還開發出了「薄如紙、脆如金」的「武大郎炊餅」禮品裝。

別看武大郎在《水滸傳》裡把「炊餅」賣得風生水起，其實在，在當時，這種食品並不是什麼稀罕物，很普通也很便宜，一般百姓人家都能吃得起。武大郎和潘金蓮夫婦初到陽穀縣，手裡沒什麼積蓄，做成本不高、加工簡便的「炊餅」小生意，可謂是明智之舉，也在情理之中。不管武大郎把「炊餅」賣得多好，「炊餅」也還只是饅頭，根本不具備現在這樣耀眼光環。《水滸傳》是記載，當鄆哥去向武大郎報信，武大郎爲酬謝他，要送他十個炊餅，鄆哥卻說「炊餅不濟事」，非要武大郎請他吃肉喝酒不可。可見「炊餅」在當時人們的眼裡，也不算是什麼高檔東西，更算不上什麼美味。還有一個誤區，就是「炊餅」並不是論「個」，而是論「扇」或「匾」，因為蒸饅頭用的是籠扇或籠匾，所以「炊餅」自然以「扇」或「匾」爲數。

西湖採風記



時值盛夏，我有機會在杭州小住，這是應中國作家協會之邀，來杭州創作之家養息十日。這裡條件非常好，傍着靈隱寺，一座白牆黑瓦獨立的二層小樓，環境十分優美。內地許多中老年人家都到這裡來小憩過，每次可以接待八位作家及其家屬。巴金老人晚年是這裡的常客，四次來往，賀敬之、馮牧、朱子奇等也都有他們在這裡療養的留影及作家們的題墨。尤其北方和西部的作家，對天堂之都杭州格外嚮往。創作之家爲此專門組織作家們去各景點採風，去紹興魯迅故居、烏鎮茅盾紀念館、沈園、蘭亭、錢江潮，當然，最受關注的當數中外聞名的西子湖。於是，由年逾五旬的主任助理葉家裕陪同，第二天我們便首先遊西湖。

其實，到了杭州也就是到了西湖。西湖一直都是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三面雲山一面城」，早先的市中心與山林結爲一體，如今的鬧市區則緊挨着西湖。我們趕了個早，湖風涼爽宜人，山吐旭日，霞光噴薄，一會兒，山色染成金黃，被一層嵐氣籠罩。長暉裡西湖顯得十分嬌艷。湖水塗上了一層玫瑰色，金光閃耀。

我曾多次到過杭州，多次遊過西湖，每次來都明顯覺察變化。老葉讓我們乘上環湖電瓶車，先沿湖繞一周。行一路，看一路，不知不覺融進湖光山色之中。所有景點，包括孤山、雷峰塔、岳王廟、秋瑾就義處、美院舊址、民國建築群等，幾乎都走馬看花瀏覽了一遍。



亭亭玉立西湖荷

（攝影）紫楓

中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岩壁畫中，就有人與牛搏鬥描繪。據說，曾統治西班牙的古羅馬凱撒大帝就曾騎馬鬥牛。目前，人們從保護動物的觀點上看對此存在爭議，但是作爲西班牙特有的古老傳統還是保留到現在，千百年來，這種人牛之戰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也成爲了西班牙的一種產業，就業人數爲二十多萬人，鬥牛也成爲了現代西班牙旅遊業的重要項目。現在西班牙有三百多個鬥牛場，每年三月到十一月是西班牙鬥牛節，甚至有時候每天都有鬥牛表演。鬥牛場面壯觀，格鬥驚心動魄，富有強烈的刺激性。比賽的牛選用的是生性暴烈的北非公牛，牠們由特殊的馴養場培育，經過四到五年即可用於比賽。整個鬥牛過程包括引逗、長矛穿刺、上花鏢及正式鬥殺四個部分。鬥牛比賽中很少有鬥牛士將牛一刀刺死，一般都是牛掙扎着倒地，似乎還要爬起來進行

北京四合院拆遷前後



這是我離開北京十三年之後又舊地重遊。那時，我坐在旅遊大巴沿途所見，四合院灰磚大牆上用白灰寫上令人觸目驚心、並勾上圓圈的大一折「字」，而當車隊駛近先父位於地安門東大街的舊居獨門大院時，那兒竟已成爲一片斷垣殘壁了，心中不免產生莫名的失落感。北京有一民俗家在論述北京四合院的衰亡時，寫道：「趁四合院還在，正是後人們來參觀、剖析這個盒子的時候。」他接着又寫道：「四合院是舊中國的影子，有一種頹廢而令人心痛的美，所以我對北京的四合院總是一讀不厭——它像線裝書一樣孤零零地橫插在城市的書架上，周圍全是鋼筋水泥的新建築物。」還有一種說法說，在北京沒住過四合院的入算不上是真正的北京人。

我被謔稱爲「盒子」的四合院裡前後生活了十五年頭。這風風雨雨的年頭是我人生的另一個起點。我住的四合院算不上是大雜院，然而它是頗爲典型的大機關宿舍。有官不大而官氣十足的處長、科長之類的人物，也有一般知識器材管理員、採購員，甚至機關食堂的炊事員之類的小人物，但說到他們的父輩時那就「難」了去了；有舊北京最底層的小市民，更有的拉洋車、蹬三輪的主兒。一到夏天，我們院的門洞可熱鬧了，都成了這些老人夏天納涼的小天地，像說免費評書的場所，俠盜老李三幾位都侃不完。

我在北京的那幾年，並不太喜歡坐公共汽車到處遊逛，即使烈日當空的夏天，甚至颳起西北風，我也會獨自步行，走大段寬小胡同，北京一些幽靜而又偏僻的地方，公共汽車走不通，只有騎車最方便。也正因爲如此，又位於朝陽門內大街的九爺府、後海的瑞王府和恭王府去探幽與飲舊成了我們星期天消磨時間的好去處。由於一位大學時期的老同學在恭王府的一間出版社任職，因此去的次數最多，眼前的瓊樓玉宇、曲徑通幽，還有假山小亭令我如癡如醉。據說這裡因劃爲古跡而獲豁免，免去被拆毀的命運。我是萬幸的，在北京老四合院大拆遷前到過也住過不少四合院和王府大宅門。去年夏天回北京一趟，老鄰居以失落的口吻說，咱住的老房子，今年不拆，許過兩年都拆掉。

最後的搏擊，當鬥牛士再次用匕首擊中牛的要害，牛絕望地閉上雙眼。

鬥牛既粗獷豪放，又精巧雅致。牠的粗獷使人們聯想起祖先的勇猛剽悍；牠的精巧細緻，又使人們體驗到現代人的聰穎與智能。在西班牙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裡，鬥牛被視爲英勇無畏的英雄，備受國人的敬仰與崇拜，鬥牛士的地位高出一般的社會名流和演藝界人士。

每當深受人們喜愛的《西班牙鬥牛曲》再次響起時，那充滿激情、歡快、熱烈、熱情的旋律，激盪着你每根神經，他讓人們如痴如醉。鬥牛不僅表現出高超的藝術，而且代表了西班牙的民族精神，更是英雄氣概的表現。這種富有民族特色的「國粹」所蘊涵的深厚而獨特的藝術魅力，並沒有因動物保護主義的干預而萎縮，卻越發狂熱地吸引着全世界成千上萬的觀眾。

艾京

五十年代初期，我從印尼回國到北京，一晃便住了二十六年。十六年後的七七年，我又從北京南下轉居香港，這就意味著到了今天，我一輩子中有三分之一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這也就意味着，我得上是「老北京」了，再加上我滿口的京片子，在「文革」的那幾個年頭，連我住的那條胡同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大也都懷疑，說我是「假華僑」，還說不定還是外國派來的一「特務」！不堪回首的往事，隨着歲月的流逝如煙塵一般消失。儘管如此，我仍然懷念北京古樸的民風，也聽慣了胡同深處悅耳的小吃吆喝聲。

北京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城市，四四方方的街道格局，東南西北方向感的分明，造就北京市民居分成東南西北角格局的四合院。作家封造就了四合院比喻成「盒子」，形象地描繪出老北京封閉的生活方式，對那些擁有獨門獨院、大宅門的王爺、達官貴人來說更是如此。初來乍到北京，眼前以灰色磚牆圍着的四合院，給我們這些海外遊子一種神秘的感覺，彷彿在這些重門深宅裡隱藏着許許多多鮮爲人知的、悲歡離合的古老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可能在海外時拜讀過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以及張恨水的《啼笑因緣》等不少以老北京爲時代背景的文學作品，令我腦海裡的那種神秘感揮之不去。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隨香港一僑社的訪京團到了北京，這是我闊別北京十三年之後又舊地重遊。那時，我坐在旅遊大巴沿途所見，四合院灰磚大牆上用白灰寫上令人觸目驚心、並勾上圓圈的大一折「字」，而當車隊駛近先父位於地安門東大街的舊居獨門大院時，那兒竟已成爲一片斷垣殘壁了，心中不免產生莫名的失落感。北京有一民俗家在論述北京四合院的衰亡時，寫道：「趁四合院還在，正是後人們來參觀、剖析這個盒子的時候。」他接着又寫道：「四合院是舊中國的影子，有一種頹廢而令人心痛的美，所以我對北京的四合院總是一讀不厭——它像線裝書一樣孤零零地橫插在城市的書架上，周圍全是鋼筋水泥的新建築物。」還有一種說法說，在北京沒住過四合院的入算不上是真正的北京人。